

講經的方法學會了之後，講什麼東西都可以用得上這一套的規則。

他剛才講的，講得是不錯，但是沒有運用這個規則，如果運用這個規則，就講得更清楚了。這個規則什麼？就是你們最精簡的，用科判的方法。你看他的大段是分出來了，大段裡頭有中段，中段裡頭有小段，每一段講的什麼東西，你把它搞清楚了，那交代得就很清楚、很明白。第一大段裡面，頭一個小段是講果，佛說法給眾生都是先講果報，然後再講因。這是一種善巧，因為果報在面前，一說，你馬上就感覺到。如果先給他說因，他還沒想到，他並不重視。先說出果報，他知道這個問題嚴重，然後再告訴你，這嚴重的果報怎麼來的。講的方法是念段，然後破字，然後釋名，然後再解句，你就很好講了。

譬如你讀完之後：「慨乎今日，烽火障天，瘡痍遍地。」這就是一小段。這一小段裡面需要解釋的，這有名詞，「烽火」是名詞，「瘡痍」是名詞。你把這兩個名詞交代之後，然後講句，這句是非常感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，戰爭，「烽火」就是戰爭的代表，全世界的動亂，天災人禍，「瘡痍遍地」，處處看到一切眾生遭遇到苦難的狀況，這樣就交代了，這句就交掉，因為這個「烽火」跟「瘡痍」是比喻，你先把這個說出來，然後解句就不必那麼囉嗦了。解句主要就是講的，「烽火」就是戰爭，今天到處是戰爭；「瘡痍」，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困苦，民生凋敝，困苦，這一句就帶過去了，這是現在的果。這果從那裡來的？這底下接著就是因：「殺盜婬妄，猶不悔悛」，悔悛是悔改，他還不知道改，這是身口所造的；

「貪瞋痴慢」，還愈加放縱，任意的在造作，這是意，這是貪瞋痴三毒，這合起來就是十惡業。舉世的眾生都在競爭造十惡業，你這個前面果報怎麼能免得了？這個問題嚴重了。

「豈止荊棘銅駝」，荊棘銅駝這也是個名詞，得先講，講完之後，豈止，天下將亂。這個「荊棘銅駝」是什麼？「銅駝」就是古時候王公大臣他們家門口那個裝飾品，像我們現在有很多寺廟有獅子，獅子是門口的。這個都代表他的富貴、他的尊榮，這是銅做的駱駝，銅做的駱駝是在他家門口。但是一個戰爭，一個變亂的時候，他的家毀了，這些東西大概都丟到地上，長滿了荒草的地方。我將來再看到你，恐怕是在那個地方，不是在你豪華的大門口，已經在亂草堆裡頭，這就是亂草堆，在亂草堆看見你，這就代表戰爭之後荒涼的氣象。這個城市，房舍都被毀滅掉，這些東西丟棄在荒野，在亂草堆裡面，表這個意思。「將有乾坤粉碎之巨難隨之」，這個就是講全世界的大劫難要現前了。如果是人禍，戰爭，那就是現在所講的核子大戰，核子戰爭，這是過去所沒有的大劫難，會有這個大災難隨之。為什麼？舉世的人都在造十惡業，你說怎麼得了！這個造業，遇到那個有學問的人、有眼光的人，看到什麼？看到這個世界的演變，看人心，人心善良，這個世界決定是有光明前途的，美好的前途；人心險惡，這個世間一定要亂，一定有很大的災難在後頭。這是他知道因果，知道報應，所以從這個地方去觀察、去看。看到這些因緣果報，這個果報現在還沒現前，沒現前的時候還可以挽救；果報現前，沒有法子挽救了。現在這個還沒現前，沒現前如何去挽救？實在講，挽救很難很難，那些爭名奪利的人，你怎麼樣能叫他看破、能叫他放下？你勸一個人、兩個人放下不行，舉世之人都這麼幹。這個實在講，諸佛菩薩到這個世界上來都無能為力，只好什麼？勸一個算一個，共業裡頭還有別業。我們明白這個

道理，所以舉世的人都在造業，他們將都往三途走，我們往極樂世界走，災難來的時候各人有各人的路走，我們有我們的道路走。

所以，希望消滅這個災禍，「似乎」，這是一個疑問的，似乎不是科學所能夠辦得到的。這個不要說得肯定，科學家多得很，你只要肯定，他找你麻煩，所以這個迴避，好像不是科學能辦得到的吧？這是說話的技巧。追根究本在什麼地方？在人心。佛法常講，依報隨著正報轉，在人心。人心，如何能叫他知道羞恥，這個很重要。如果人人都知恥，不肯做羞恥的事情，這個世界就有救了，馬上就回頭。所以你們同學們將來回到中國去，我早年就有一個想法，我還刻了一個印章在美國沒有帶來，「知恥學社」，你們能回去的時候搞一個「知恥學社」，有志同道合的人我們提倡知恥，不幹恥辱的事情；或「知恥學會」都很好，把這個來推廣，來挽救這個社會。你想人知恥他還會貪污嗎？他還會做非法的事情嗎？不會做了。今天我們中國講道德，八德，「忠孝仁愛，信義和平」，這是一個講法，還有就是講「禮義廉恥」。今天那一個字最重要？「恥」最重要，你抓到這個核心，我們從這個地方下功夫，把這個字發揚光大，人人都知恥，我們國家就會強盛起來。像新加坡今天這個法治，這國家治理得這麼好，它用什麼？它用法。法還是用外面的力量加重，他不敢犯法，罰得太重；知恥是良心的發現，比法是高明太多了。所以要提倡知恥，要知道羞恥。

「明是非」，要知道「禍福」，「陳」是呈現，呈顯出來，「析」是分析，你能夠知道禍福，知道善惡，這是教，我們要教這些東西。目的呢？目的是希望每一個人做到「暗室不欺，衾影無愧」，這是目的。就是獨自處，儒家講慎獨，沒有人見到的地方我還是規規矩矩，心地還是清淨正直，不敢做錯事情，何況是面對大眾？這是希望達到教育的目的，要這樣的教學，達到這個理想，「因果

之說尚矣」。在現在這個時代，我們推行什麼教育？因果的教育。所以印光大師在一生當中，把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安士全書》、《感應篇彙編》，這三樣東西，他老人家在世，一生極力提倡。你看當年弘化社印這三種書，印的數量，印的版數，超過一切的書籍，超過一切的經典，淨土三經印的量都沒那麼多。我是概略估計一下，他印的這三種書，在那個當時超過三百萬冊。他印了幾十版，而且每一版都是兩萬冊、三萬冊、五萬冊，數量很大。懂這個道理，老法師懂得這個道理，要救這個劫難，要提倡因果。人曉得因果報應，他起心動念自然會收斂一點，就不敢放肆了。所以這很重要、很重要。我們提倡因果，一講這個東西，社會人馬上就反彈，這迷信，這抗拒的力量太大了。我們要如何用善巧方便，使他能夠接受，而不以為這是迷信？所以說要「不涉迷信，合乎理智」。這樣子能夠講得，你能夠把因果的理、因果的事，事實，講得深刻，講得切實，講得高明，讓他聽了點頭、肯定，他能接受，我們這就成功了。說這個東西，這就講到佛學，所以弘法利生的目的在此地，講經說法的目的也在此地。

下面這一段，這是講當時台灣的一些狀況，所以現在「留心世道」這些在家出家的大德們，一個個都建道場，都出來講經說法。都講經說法，不懂規矩，就是他那番熱忱，熱忱去講，講經的規矩不曉得。但是都肯出來講，現在台灣到處都是講經，台灣講經的風氣太盛，全島，連鄉村裡拐拐角角都有人在那裡講經，但是他講的什麼經？那就很難說了。講得如不如法？很難講。李炳南老師是因為這個，所以不能不把這個方法拿出來，希望人懂得方法，如理如法的來弘法利生，這是他寫這個書的動機。

第二段，這就講到方法了。前面這是引言，引子，也就是說這個書的來由，為什麼要寫這個書，這個緣由寫出來。這是提出方法

了，不管做什麼樣的學問都要有方法，佛法講經也有一套講經的方法，你要不懂方法，很難有成就。雖然熱忱能感動人，熱忱要不懂方法，依舊是事倍功半，你收的效果不大，可見得方法非常重要。這裡首先引《孟子》裡面所講的，「公輸子之巧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」，這就是方法的重要。師曠非常聰明，他是那個時代的音樂家，他要不以律呂，他就沒有辦法調正音階。這個「五音」，就是現在音樂裡面講的音階。音階是有標準的，用什麼標準？用律呂，就是六律六呂，這是古時候調正音階的標準。這也是規矩，你不用這個規矩，你那個音階調得就不夠標準。這是舉例，就是規矩重要。師曠是大音樂家，他也不能不守規矩。魯班是大匠，木匠裡最高明的，他也不能離開圓規、不能離開曲尺，還是要依規矩。說明規矩的重要，不可以輕視了規矩。當然，他高明，高明是他巧。巧是從哪裡來？「巧者多見習聞，領悟在心」。也就是說他看得多，他的見識淵博，我們今天講的考察，到處去看看別人的東西。也就是說取人之長、捨人之短，博學多聞，你有這個基礎，你才能開智慧，才能巧。這都是講的世間人。「若無見聞，心何由悟」，閉門造車，怎麼會開悟？那不可能的事情。「縱巧有秉賦，始亦須賴乎規矩也。」始亦須，就是你自己天賦再高，你開頭學習還是要從規矩下手。你要不依規矩的時候，你就很難有成就。到這是一段。

下面是比喻，你有好心，你沒有好方法，這舉個比喻，譬如說你不知道游泳，不會游泳，看到人掉水裡去了，你下水去救他，豈不是白賠一條命而已。再從反面說，你有好心，又有好方法，這也有個比喻，比如說你駕車駕得非常純熟，走的路又是個熟路，駕輕就熟，那就特別容易了。這個比喻，一反一正，兩個比喻可以用的。「善術云何」，什麼叫好方法？「技巧而又不踰乎規矩」，這就是好方法，這就是善法，這是我們要細心去體會的。這一段是說明

規矩非常重要，這個方法很重要，決定不能夠疏忽。

下面再轉到講經，轉到正文。古人講經，「既尊戒相，亦重師承」。這個地方的戒相，不是普通那些戒律，這個戒相是講經的儀規，就是大座講經的規矩。那個規矩非常隆重，現在我們不用這個規矩了，因為現在人他一進門就想聽經，他不要搞這些繁文縟節，搞這種他害怕，他不來了。大座講經，如果依照規矩來做，大概需要四十分鐘，從迎請、唱讚，鐘聲偈裡面還有一段念念經文，或者是念咒語，或者是念經，看你講什麼經；完了以後，還有很長的時間，或者迴向，前後加起來足足要四十分鐘。你說一個半鐘點的講經，去掉四十分鐘了，實際上你只能講多長時間，所以現在這個時代已經不適合了。所以它這個地方就不談這個，著重於師承。這師承就是著重於講經的方法，師承是法度，這個不可以輕視。「漠觀」就是輕視。

下面是用個比喻說，世間做學問，都不可以「閉門造車」，都著重於，所謂尋師訪道，這是要去求學，求藥。所以，「何況出世大法，豈容亥豕魯魚。」亥豕魯魚是比喻，這個文字表面是講你抄寫錯誤，有些字形狀相同，抄錯；在這個地方用它來比喻望文生義，你看到這個經，隨著你意思你就講了，其實你講的不是這個意思，講錯了。佛經裡常說「望文生義，三世佛冤」，三世諸佛看到都叫冤枉，你把他意思解錯了。所以開經偈一開端就講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你把他意思解錯了，就像這個情形一樣。「嚴格而論」，這個講一定有修持。有修是你自己契入這個境界，你自己親證這個境界，展開經典，佛在經上講的，跟自己親證一樣的，那講出來當然就不一樣。這個講是藉釋迦牟尼佛這個經文，引發自性的經典，我們講《華嚴》，《華嚴經》是自性的華嚴，講《無量壽經》，自性的無量壽。那完全不一樣，這個要真功夫，你沒入這個境界不行

。沒入這個境界，那就是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就「降格以求」。降格以求是什麼？就是依照規矩，這個很重要。這個降格以求，就是指我們初學。我們初學者，一定從規矩。譬如這一部經，你依照這個規矩去講，要緊的是完全遵守規矩，你講十遍、講二十遍，講到一百遍，就入境界了。這是俗話講熟能生巧，熟透了就變成自己的，而這裡頭還有一個祕訣，因為你一門深入，你心是定的，定心開智慧。所以古人這個方法，你看了很笨拙，裡面藏著有玄機，有不可思議的玄妙，就教你這一樣東西，你天天搞這個，一遍講完再一遍，一遍講完再一遍，遍遍境界往上提升。他為什麼會提升？他心靜、心專，就這麼個道理，比那些廣學多聞，收穫決定要高出太多。廣學多聞，你搞得多，你頭腦是複雜的，你那個知見很多，你的妄想很多、分別很多、執著很多，不如這個人他一門深入。他一門深入，他心清淨，他心專注，容易在這個裡頭入定。

講經就是入定，所以他每一次講的時候他有新的發現，他有新的悟處，因此他遍遍講得都歡喜，永遠不會疲厭。為什麼不會疲厭？他遍遍有新的發現，遍遍有新的悟處，法喜充滿！他怎麼會厭倦？一直到他大徹大悟，一切法就都通了，這個法子妙，妙不可言。這真正老師，他要把這東西傳給你、要教給你；他要不教給你這個，那這個老師對不起學生。除非學生不願意接受，學生有他自己的見解。這個自己見解是什麼？就是《無量壽經》上，「轉受餘教」。你看到別人，那麼多人都用這個方法，大概不錯。你這個老古董，一個人恐怕靠不住，你對他懷疑，你不相信他。這個大多數人搞得他不是真的，他沒有按規矩來；這個老學究，代代相傳，他師承，他一代一代傳下來，他有他道理在。這個我們要清楚、要明白，要能肯定，祖祖相傳這個方法高明。這個方法最初第一個傳下來誰？阿難尊者，所以阿難是初祖。阿難當年上台結集經典，複講，這

是初祖。所以一直傳下來都是這個老方法，都沒有改變，那成就多少人！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實在講，這最正確的方法。這是講求方法，「採諸技術，意在利眾，無妨從寬。」

下面說，「然諸家吐秀競芳，各有學派」，這是講各宗各派。華嚴有華嚴的一套方法，天台有天台一套方法，三論有三論一套方法，他們講的方法都不一樣，天台用五玄，華嚴用十門開啟。你看古時候，清涼大師《華嚴經疏鈔》裡面，講當時這個講經的學派有十幾家，但是這些多半都已經沒落，現在所傳下來的大概就是賢首跟天台，因為他們東西好，內容也豐富，方法也非常適合於科學，所以採取這兩家的東西、方法的人非常之多，無論是註經，無論是講經，採取這兩家的多。特別是天台，因為天台五玄比十門開啟簡單多了，所以人喜歡簡單，又簡單、又清楚、又明瞭，所以天台家有他的特色。這個就是講的各家。

我們初學，「初機當本所學，先遵所專。」你學天台的就依天台的方法，學賢首的就學賢首的方法，一定是學一家的方法，不能學亂了，不能學雜了。我們淨宗，你看古來的祖師大德，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，他是用華嚴的方法。你看《疏鈔》一開頭，十門開啟。而藕益大師《彌陀經要解》，他用天台的方法，他開頭是用五重玄義。為什麼蓮池大師要用十門開啟？蓮池大師那個時代，淨土宗非常非常之衰，社會上一般人對這個淨土宗根本沒有看在眼裡，輕視，所以蓮池大師的用意是拿《華嚴經》把《彌陀經》襯托起來。所以你看他的《疏鈔》裡頭，解釋《彌陀經》的經文，幾乎用了許許多多《華嚴經》的文字來解釋，就把《彌陀經》抬高了。這個方法很巧妙，因為大家提到《華嚴》，沒有話說，「經中之王」，他用王來把這捧托起來，這妙極了。你看祖師的智慧，那個方法、技巧，你仔細去看，很有味道。藕益大師，這是後來淨宗已經提倡出

來了，他就不必要，所以他用的方法比較簡單，採取天台的這個方法。你看他們的用心，看他們的技巧，以及看他們的效果，非常有味道。這個就是一定要有專。

後面，這是老師一段謙虛的話。謙虛的話裡面有一句，你講得不大對。「以予濫竽講席，數十春秋，疑是學者」，這個學者不是初學，這個學者是有學問、有道德的人。他的意思就是人家把我看錯了，以為我是個學者，其實我不是，他是這個意思。人家稱他學者，他可以說是當之無愧，但是他老人家非常謙虛。好，這後面意思都沒問題了。這個年份，這個甲午年是一九五四年，所以這是一九五四年寫的。仲夏，農曆的五月，農曆五月是仲夏。

我給諸位影印的，給諸位的這一份是「內典講座之研究大綱」，這也就像科判一樣，就是這一份資料裡面用表解把它畫出來，諸位可以參考。我做這個東西，是當年我們這個經學班，這是經學班那些學生、同學的名字。經學班，我是在經學班等於說是複講，擔任複講。這一份資料，老師沒有發給同學，他們大家都得不到。我要跟他們講，老師說不可以，他這個還不給人。我沒有辦法，我就編了這個教材，編了這份東西給老師看，我說我照這個講，可不可以？這個可不可以發給同學？他說這個行，可以。所以同學最初看到這個資料，就是我的這一份，這個原書他們沒有看到。

諸位同學，「內典講座之研究」是我們在這個短短時間當中，主要學習的一門功課。教學跟講學不一樣，所以我用的方式也許你們過去比較少見過。如果要這個東西我詳細講一遍給你聽，這叫講學，不是教學。我講一遍給你們聽，你們能得多少？得個十分之一、二，只能得這麼多。縱然天分比較好的，大概也只能得個十分之三、四，那就很了不起了。如果用教學的方法，我教你們學，我把方法教你，你們自己去學。你們如果認真的，可以得十之八、九；

稍微鬆懈一點，也能得個十之五、六，效果完全不相同。為什麼？你看叫你們講，你要充分去準備。如果你來聽，你根本就不準備，你那個勁是鬆懈的。這樣一來，你完全緊張的，你繃緊的，絲毫鬆懈不得，這是教學跟講學不一樣。所以教學，這個不是從我開始，你們念《禮記》，《禮記》是漢朝的作品，你看《學記》裡面那個教學，老師很輕鬆，沒事，學生學得很苦。會教的，老師沒事，老師是教你方法，學的人很辛苦，一天教你的方法，你一輩子都學不了。這是實實在在的，所以這個才真正能夠得利益。

因為我們人數多，這個課程原先是希望你們同學推舉幾個人，你們來講。當然最好的原則是每個人都講，讓你們每個人都緊張起來，你們都要去查字典，去查參考資料，這個是最理想的。每個人都講，用什麼方法？抽籤，臨時抽到哪一個，哪一個上來講。你們想想看，你們願意怎麼做法？是願意讓他們三個人就來學這個東西？還是你們大家都參與？好，大家都參與，你們就好好的要努力準備底下一段，明天就來抽籤，抽到哪一個，哪一個上來講。這個就大家都緊張起來了，大家都要，你們每個字，字要查字典，術語要查辭典。世間東西，術語，大概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，這些字典都可以找得到；關於佛學的部分，查《佛學大辭典》。你要預備一個筆記，準備一個筆記本。裡面這個句子大概都沒有問題，因為我們都已經做了註解，已經做了這些功夫，你就方便多了，但是還是要做充分的準備。好，明天起就抽籤，準備籤筒。

你們講完之後，我簡單給你們做一個講評，這是教學。我這個裡頭有一個教學的東西，你們也許有看到，有看過。這一篇東西，這個第八章，這一份沒有，這就是教學的，教學的方法。我過去在學校教學也用這個方法，所以學生們對我這個方法也覺得很有受用，雖然很辛苦，但是很有受用。我上兩個鐘點課，學生要預備兩天

，他要沒有兩天充分的準備，他沒有辦法上我的課。所以我上課的時候連書本都沒有，筆記本什麼都沒有。所以我這個課，我上得很輕鬆，上課我坐在最後一排。講台，學生上去講給我聽，我坐最後一排，沒有擴音器，要我聽到，你的聲音聽得到，才算及格。我最後一排，你講的聲音小，我聽不到，這不及格。

這個一大段，這才講了頭一個小段，這是叫我們認識佛經，你對於經典本身要有相當程度的認識，所以「經體分析」，就是認識經論。我們講經律論，就是認識經論，所以這個地方講體，不是講性。我們佛法裡面通常講性相，性是本體，相是講現象。此地這個體，與那個不相干，這個體就是講經典的本身，就是叫我們認識經典。所以它這個體就是講文章的結構、體系，它講這個東西。所以底下講它這個總的形狀，總的形狀，這是一本書。這個裡面，它的文字聚集在一起，這是整個體。細分，它裡頭有篇，篇是大段，章是中段，它有篇、有章。像我們佛法裡面是分品，品就等於篇。你看古書裡頭，它有一篇一篇的，我們的品等於它的篇，這個是大段。從篇裡面再分章，章就是中段，然後再分幾節，節就是小段。小段裡頭再分段，就分更小段。這個意思一說，你們都明瞭了，這就是科判。

科判說的什麼？科判說它的部位，「節次分位」。用科判一分析，你就完全了解，就明白了。所以，「總觀則各有其形象，分察則各有具其部位」。總觀就是「經開三分」，這是總觀。三分，在大經裡面三分，像《無量壽經》文字雖然不多，它是大經的架勢。怎麼大經架勢？它序分裡面就有兩品，這是大經的架勢，流通分裡面有六品。你看一般小經，沒有，序分裡幾行，流通分也幾行，它不能夠獨立成篇的。所以像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這些大經，它是這個架勢，《無量壽經》也是這個架勢。這是總觀。再細看它的部位

，它裡頭都分品，分大段、中段、小段，你再仔細一分，舉個比喻，總看這是人的形狀，頭、身、四肢，這是總相，一看這是個人。細看，頭裡面有眼耳鼻舌，有這些東西，身體裡面有五臟六腑，四肢裡頭有筋骨脈絡，這是講它的部位，就好像科判一樣。

經典也是這樣的。現在經典裝訂成冊，一冊一冊的，比從前方便多了。從前是卷子，就像我們現在字畫一樣，捲起來的卷子，因為古時候紙張沒有發明的時候，大概都是用絲織品做成的卷子，寫經、寫書，它的好處也很多，它能夠保存得很久。這些像博物館裡面、大的圖書館裡面，還有收藏著古時候的寫經，隋唐時候的寫經卷子。像北京大學收藏的也就不少，我到裡面去參觀過。現在就是用方冊的裝訂，方冊裝訂成經，時間很晚，最初用方冊裝訂的方法，好像是明朝末年。對，憨山大師那個時候，憨山大師提倡印《大藏經》，就改成方冊，線裝書。在線裝書之前都是折疊跟卷子，最早是卷子，以後發展成折疊，再發展成方冊。這是說它這個形象，這是「方字長行」，這是形象，裡面講題目、序文、句讀、篇章、節目，這是其部位，這諸位都曉得了。講的時候一定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要得認識很清楚，然後你講的時候才有法度，才有條不紊，知道怎麼個講法。所以這個不能不研究，不能不清楚，非常重要。這個地方後面特別提出警告：「未有或忽諸文體，而能善說義理者也。」這句話很要緊，一個人對於文章體系脈絡輕視、輕率，都沒搞清楚，他能夠把這個經典義理說得清楚、說得明白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學這個科目，這個科目專門就給我們講這些東西的。

第六面、第七面，這就是經題的內容，這一個大部分的內容。先是「經題」，翻譯的人，「經開三分」，到「文體」，這都是屬於總相。「科判」，這屬於別相，它的部位，看它裡面的部位，就

是章法結構。章法結構明白了，它思想體系你也就清楚了。了解思想體系，那個義理才說得出來，才能發揮。第六「名辭典故」，這就是我平常給諸位講的，你們用筆記本，筆記本的內容，就是記載這些東西。你講經的時候有科判，科判可以寫在經文上，另外一個筆記幫助你，筆記的內容就寫這些，就記這些。這些都是你在講的時候一些參考資料，都要預先準備好，連串插公案、因緣、故事，也預先搞好，不要臨時想。臨時想，有時候你講出來跟文義不對。這臨時想的，文不對題，你叫人家聽的時候，人家未免會笑話你，說你草率。所以故事、公案、因緣都預先準備好。那個到臨時能講的，那是已經老手了，他不管怎樣，他已經到運用自如了，所舉的無論是新的事例，還是舊的故事，都能夠貼切於文義，這個是經驗很豐富才能做得到。初學的人，還是準備，為妥當。

今天第一部分，讀的是「經題」。經題是全經的結晶，換句話說，全經就是經題的細說。這部經說的什麼？就是說這個東西，它這個題目。由此可知，題目的重要。題目意思如果明白了，這一部經裡頭所講的大概就差不多了，也都搞清楚了。譬如我們現在所讀的《無量壽經》，這部經的題目是非常非常圓滿。實在說是哪一部的經題都是圓滿，但是它文字比較簡略，會看的人能夠看得出來，不會看的人看不出來。它是文字上面說是不圓滿，但是它的意思是圓滿的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有些經它的經題長，經題裡頭就已經表示很圓滿的意思，中等程度的人都能夠看得出來，這就特別方便了。像我們現在這個經題是很圓滿的經題，「無量壽莊嚴」是性德，「清淨平等覺」是修德。無量壽莊嚴是本有的，本有的，現在我們迷失掉了。如何能恢復本有？那就要靠修德。修怎麼個修法？清淨平等覺，你修清淨平等覺，無量壽莊嚴的性德就現前，所以它這個題是很圓滿很圓滿的。所以這個題要是懂得之後，這部經講，這部

經講就是這個，裡面講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，那是性德；裡面講許許多多修行方法，那是修德。所有一切方法修的是什麼？都是修的清淨平等覺。所以它的總綱領都在題上，這個題我們要會看。所以講，一定是先講題。

講題，有方法，也不是草率的。像講經，你要懂得裡面這些章法結構，你要懂得科判，你自己要有能力去分科，你就會講經。像我們現在在學習，我們沒有能力分科，我們有能力看科判。你有能力看科判，人家給你做現成的，你也能講經。你會看，會看之後，還要進一步努力學習。自己要學習，這個樣子才有快速的進步。所以我們不能完全依靠別人，要想辦法自己獨立。現在初學，像小孩，一定要依靠大人。我們不能一輩子依靠人，自己總要獨立。所以開頭一定要依靠古人，依靠榜樣，依靠一個樣子。逐漸逐漸自己要獨立，就是自己有能力做科判。你看一部經，比如一部《彌陀經》，每一個祖師大德他們的註解科判都不一樣，蓮池大師的科判跟蕩益大師的科判不一樣，蕩益跟幽溪的也不一樣。這些古大德跟現代的，你看看圓瑛法師的《彌陀經講義》，他裡面的科判跟古人也不一樣。我過去在此地也曾經講過《彌陀經要解大意》，我編的那個跟古人又不一樣。依靠古人，逐漸自己要求獨立，這個我們才會有進步。所以講經的時候，一定要知道怎樣把題目講清楚、講明白。

講題的方法，題有通、別。這個通題，這裡已經說得很清楚了。通題的講法，後面跟我們說了三個要領，就是別講、分講、合講。順序怎麼講法？先分講。譬如說《無量壽經》經題，「佛說」，佛說兩個字，先要分講，先講「佛」，再講「說」，然後再講「佛說」，這都是屬於分講。再講「大乘」，再講「無量壽」、「莊嚴」、「清淨平等覺」。「平等覺」跟佛說兩個意思一樣的，你先說「平等」，再說「覺」，然後再說「平等覺」。後面那個「經」字

是通題。這個分講完了之後，在這個地方釋別。釋別裡面是什麼？是講這裡頭含的意思。譬如我們題目名相都解釋完了，然後跟你說前面「佛說」，不僅是釋迦牟尼佛說，一切諸佛所說，這是講它的意思。「無量壽莊嚴」是我們的性德，這句話要在這個地方講，這是什麼？這是屬於發揮它的義理；「清淨平等覺」是我們的修德。他講的時候一定有先後順序的，我先給你說怎麼叫「清淨」，怎麼講「平等」，怎麼講「覺」，這個講完之後，在發揮的部分才把這個意思給透出來，大家就統統明白了。全部講完之後做個合講，合講是總結。就是我們總結，把整個題的意思，這一部經是世尊以及一切諸佛教給我們，開發性德的無量壽莊嚴，以我們清淨平等覺的修德開發性德，這樣的一部經。這一、二句話就把它做為一個合講、總結，這是個方法。在分講的時候，一定要按順序；在合講的時候，可以不必按順序，按你修學的次第。比如我們先講修德，我們必須要修清淨平等覺，才能恢復自性的無量壽莊嚴，可以這樣講法，整個意思就圓滿了。

在「七例選題」裡面，總共就是不外乎人法喻這三個原則。單人立題，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「佛說」的佛是釋迦牟尼佛，「阿彌陀」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佛，兩個都是人，這裡頭沒有法，也沒有比喻，所以這是單人立題。單人裡頭可能有兩個人，這是此土他方兩個人，但是它都是屬於單人。這是單人、單法、單喻，這是「三單」。「三複」，這諸位一看就曉得了。「具足」，這裡頭是人法喻統統都有。我們現在這個經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也是具足立題，裡頭人法喻統統都有，「大乘」是比喻，其他的「莊嚴清淨平等覺」都是法，前面有「佛說無量壽」是人，所以這個題也是屬於具足立題。

這一段講得也不錯，講得很難得，還是要熟，在言辭上還需要

修飾，講得叫人聽到的時候非常悅耳，不但意思能夠清晰明白，要
很悅耳，所以在言辭上要留意。我們現在在此地講的雖然沒有錄影
，有錄音，聽聽自己講的錄音帶，修正自己的言語。這是技巧，使
我們將來在講台上，運用更為靈活，更為善巧。所以時時處處都是
我們學習的所在。